



第 60 期

93年5月16日~5月31日

本期發稿日：93/ 6/ 01

下期截稿日：93/ 6/ 11

陽明焦點新聞

行政會報摘要

各處室訊息

院系所傳真

社團動態

陽明人

校史照片展覽

校園之美

畢業特刊

編輯報告

發行人：吳妍華
總編輯：高毓儒
執行編輯：莊慧玲
錢珏琄
網頁設計：賴彥甫

陽明人

洪筱婷 · 2004 · 印度 · 體驗

在2002年八月至十一月，前往印度加爾各答垂死之家擔任義工的國際青年，超過三百人，而來自台灣的青年義工，卻只有一人，相信絕不是因為台灣青年沒有愛心與熱情，而是因為他們沒有管道得知訊息，沒有機會參與……

在2003年十月，台灣第一次由「國際志工協會」帶團，帶領了十位熱血青年前往垂死之家擔任義工，次年一月，「國際志工協會」又帶領了十四位女生，再度前往垂死之家擔任義工！

透過越來越多的參與及迴響，我們終於讓全世界的人知道，台灣青年也有積極進取、勇於表現自我的一面！……

國際志工協會領隊培訓學習之旅

「當我決定，在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個寒假前往加爾各答的時候，我的世界就開始起了變化。」

筱婷今年醫五，五年前剛進校門就加入陽明十字軍，大二下時升任人權教育隊的隊長；大三時獲選為社長，至此奠定了她服務性的思考方向，因此當她甄選上國際志工，想要利用在校的最後一個寒假去印度「垂死之家」，了解一下國外服務情況時，家人和親友們都非常支持她的決定。「母親只有問說會不會感染疾病？我說應該不會，事前都會先吃藥，她就同意了。」



垂死之家外觀

「垂死之家」是德蕾莎修女創立的。一回她在火車上看到有位流浪漢奄奄一息地坐在樹下，但她當時無法下車；等到再坐火車回來探視，卻發現他已經死亡了。當時她便有感，如果有人能在他臨死以前和他談談，一定可以使他比較平安地離開人世。另一回德蕾莎修女在街上發現了一位老

[特別報導]



◎大學報
◎高教簡訊
◎教育部電子報
◎國衛院電子報

嫗，身體多處遭到老鼠和蟲所啃噬，修女將她帶往好幾家醫院都被拒收，雖然有一家醫院終於接受了她的，但她在幾小時內就去世了。德蕾莎因此成立了「垂死之家」，住進這裡的人都是病危而且無家可歸的流浪者。



垂死之家共收容了50床的男病人和50床的女病人，都是修女和義工從街頭送過來的瀕臨死亡的流浪者

2004年1月13日，筱婷和同一梯次的其他十五位志工經過新加坡轉機，於夜間抵達加爾各答。加爾各答是印度的第二大城，給筱婷的印象卻很殘破，「感覺上好像自英國人撤出這個殖民地以後，就不再有建設了。」空氣充斥著懸浮微粒，空氣污染十分嚴重，到處都是灰撲撲的，讓人感覺快要窒息了。筱婷每天徒步從旅舍往返垂死之家，傍晚回到旅舍第一件事就是澈底清洗，因為連鼻孔裡也都沾粘著黑黑的灰燼。

由於城市很髒亂，剛開始大家都戒慎戒懼的，穿涼鞋走在路上深怕踩到不該踩的；交通方面，車子橫衝直撞、駕駛人拼命按喇叭互不相讓，沒有人遵行紅綠燈，也沒有禮讓行人這回事.....行人過馬路得自求多福；至於飲食，行前就被教育，一定要買礦泉水來喝，蔬菜也不可以生食。



義工很有耐心的把食物搗碎，一口一口地餵給不能動彈的病人

這些禁忌和叮嚀，沒幾天就被筱婷?在腦後，她說在那樣的環境中如果不能融入當地人的生活，會覺得很痛苦，所以她邁開腳步、光顧路邊攤買小吃，同時練就在車陣間穿梭自如而面不改色的本事。



每餐飯後的碗盤都要沖洗消毒乾淨

由於筱婷的醫學背景，她在「垂死之家」主要的工作被委以換藥，比起其他的志工，這算是比較輕鬆的任務；但是對筱婷來說，她原來所受的醫學訓練以及對病人的照顧，在這裡似乎不太適用。



早餐後，義工和修女忙著替病患換藥、餵藥和清理床單

「醫護人手和資源不足，沒辦法講求醫療專業。」筱婷解釋道，我們在國內處理一個嚴重的傷口，大概要先使用棉棒消毒三次，才開始上藥包紮；但是在當地，不只沒有棉棒，連棉花都沒有，只有零碎的紗布可用以清洗傷口。甚至連在國內一大罐15元就可以買到的生理食鹽水，在當地都變得相當珍貴，換藥時我們兩組人馬必須輪流使用一罐的生理食鹽水。



換藥時也要很小心避免弄痛病人

有一次，另一名新進志工跟去義診回來，對筱婷形容她首次在活著的人身上看見蛆附生在傷口內，感到十分震驚；但是其他司空見慣的志工教導她，直接用攝子把蛆夾死就好了。



義工們開始準備替病人們洗澡，必需將病人抬到澡堂洗澡，是件相當費力的工作

筱婷雖然沒有這樣的經驗，但是在換藥過程中，也曾發生過一次衝突事件。由於這裡的病人長期臥床，身上大多長有褥瘡，有些瘡口夾藏在手肘或膝蓋等關節處，不易發現或不易痊癒，等到要換藥時，病人往往會因畏懼疼痛而拒絕。



好痛喔！不要再打針了

「有位女病人在我幫她換藥時，大動作的閃躲並且大聲的尖叫，因為真的很痛。剛開始時，我覺得我是為了她好，所以我應該要盡力的幫她換藥。於是我跟她fighting，不成功就請sister（即修女）來幫忙，那時來了很多的義工與修女幫忙安撫，抓手抓腳的，就這樣我們跟她奮戰了大概十幾分鐘吧，但是沒有成功。她變得歇斯底里，不停的放聲尖叫，最後我們都受不了了，只好放棄。」



修女正在檢視病患的病情，病患顯得相當痛苦

「這次的衝突給我很大的衝擊，因為最後我感到迷惑，究竟幫她換藥這樣的行為是幫她還是害她？她明白我這樣跟她fighting是為了她好嗎？還是對她來說，我只是一個莫名其妙，會把她弄痛弄哭的外國人？我真的不懂。我不明白對於這樣垂死的病人來說，我們照顧的重點該是她們身體的病痛，還是心靈的平靜？我知道兩者都很重要，但是萬一我們只能選擇其中一項時，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

數百條污穢的床單、衣物、毛巾、毛毯都得靠手工清洗消毒乾淨，這裡沒有任何的機器可以協助

漸漸地，筱婷學會不用國內的專業水準去要求服務品質，不再抱怨醫療器材的不足，學會利用僅有少許的資源中去做最多的事；但一直感到遺憾的是，有些原本並不嚴重的疾病，都因為醫藥的匱乏而導致患者病危甚或無法挽救。



有時扭了一整個上午的衣物，手都脫皮了

在「垂死之家」，沒有人告訴志工要做什麼，或是應該去做什麼。有些新來的志工心理上受到衝擊，還沒辦法自在的面對病人，那麼就找自己可以做的事，像洗碗或洗衣服等；甚至不做任何事情，也沒有人要求或干涉，一切服務都屬自發性的。



洗好的衣物鋪曬在屋頂之上，靠太陽日光烘乾兼殺菌



身材比較苗條的義工，才能飛簷走壁幫忙晾衣物

沒有人出來管理嗎？那如果很多人都擠去洗碗或洗衣服，卻沒有人去照顧病人怎麼辦？

「很奇怪耶，自然會達到人力平衡，事情不會完全沒有人做。」筱婷輕笑著說：「不過，東西方好像這上面有點差

異，東方人大多會選擇清洗類的工作；西方人則較習於陪伴病患。」有人開玩笑說，西方人仰賴洗碗機和洗衣機慣了，所以不喜歡用手洗東西；東方人則因為生性害羞，不習慣和病患交談。所以雙方志工各得其所。



志工為病人按摩，減少她的痛苦，使她能夠入睡

原訂十八天的志工行程，因為洪伯伯病重，使得筱婷只待了七天便匆匆兼程趕回國內照顧父親。在印度一週的時間，讓筱婷體驗到如何面對死亡，的確是一件嚴肅而重要的課題！在「垂死之家」幾乎天天有人過世，志工們以愛心陪伴他們走過人生的最後一段，雖然無法改變生命依舊會結束的事實，但可以幫助生命更有意義，至少可以讓病人臨終時走得更有尊嚴些。

「回來以後，覺得台北空氣真好，能住在台北真是幸福。」筱婷很認真的說：「而且台北好安靜，交通又順暢，感覺真是個很棒的城市。」咦，這是我們認識的台北嗎？筱婷說她可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呢！

自從去過印度以後，她變得更加惜福。「出國去做志工，其實收穫最大的是自己，因為自己會改變會成長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幫助到她們，但是我知道她們給我的遠超過我給她們的。」因此她要大聲呼籲全國的大專青年們，奉獻自己的愛心和熱情，加入「[垂死之家](#)學習之旅」，你們的人生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。



筱婷希望全國的大專生都願意貢獻自己的愛心和熱情

行前給回來後的自己一封信 / 洪筱婷

你回來啦～

從印度回來的感覺如何？還好嗎？有什麼心得？

其實不知道，你去之前曾有什麼期待？

或許冀望的是：一種衝擊？一種改變？一種決心？

那麼，你體驗到了嗎？

我曾經期盼回來後的你，對自己有更大的認知——

了解自己未來行醫的路，想怎麼走？

希望你可以終於下定決心，去為未來努力！

我也曾期盼你回來後，

柔軟的心可以更有韌性，去承受病人的苦與悲；

柔軟的心不是壞事，看你如何運用……

你變得更堅強了嗎？

若因這趟旅程你有了成長，

請歸功於身旁的人，感謝他們對你的支持！

(照片提供 / 洪筱婷 採訪整理 / 錢玗琄)

回《陽明人》

[關於電子報](#) [訂閱電子報](#) [聯絡編輯小組](#) [上期電子報](#) [回電子報首頁](#)